

斷木香

風暴來臨前的陰雨下得人心神淤塞、頭昏腦脹，儲木池漆黑死水仍幽幽墨綠，池裡都是浸了十幾二十年的原木，有些甚至日據時期早已伐倒，浸在水中，阻絕了空氣能夠存放更久，一下水就是二十年載浮載沉，表面生了青苔、樹皮縫裡也都長出了宿根植物的新苗，蛙鳴魚影，一根巨木就是一座浮島。

撈起來後還得陰乾個幾年，否則一鋸即裂……

施南洋點了一炷香，驅走腦中的鈍重思緒，然後佇在石棉瓦遮雨棚底，望著儲木池裡的浮萍發呆。身後作業區裡鋸木聲，斷斷續續夾雜著天車移動時滴滴滴的警告音，這個家族經營的製材廠像頭永遠飢餓的巨獸，一噸接著一噸地吞進原木，吐出生材，經過窯乾、防腐、砂光成一片片的實木板料，打包出貨到各種需要原木裝潢的所在；日本的神社、上億的豪宅、初識或熟識的裝潢師傅手上、室內設計公司、上百坪的傢俱行……高級原木材的需求量從來不曾完全消失。

十幾年交情的老裝潢師傅說：「蓋得再高嘛同款，樓仔厝裡沒有實木，住起來就冷冷清清。」除卻地段、名人的光環，原木才是豪宅的共同條件：這種建材承載了光陰，同時又象徵著難以企求的自然質感。

出生在伐木世家，施南洋的曾祖父輩便開始競逐國有林班地採伐權，一直到祖父設廠製材，接連著面臨全面禁採為止，廠裡那尊紅豆杉土地公神像，六十幾年來每天三炷尚楠香，煙燻加上心材氧化，神像通體精紫發亮，見證了施家一甲子的興衰成敗。

小時候他曾經疑惑：別人家裡有的拜關公、有的供奉觀世音菩薩、媽祖娘娘、玉皇大帝……為什麼家裡只拜土地公啊？祖父笑笑，只說這是伐木人的守護神。

但明明我們家早就不上山伐木了啊？

聽家裡叔伯長輩聊起台灣伐木全盛時期的榮景，那簡直是比故事書裡民間神話，還要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：十人合抱的粗大檜木，砍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倒；鄒族人禁砍的神樹，樹底下埋有敵人的顛骨；採芝人從牛樟樹頂綁繩索，倒懸進樹心洞裡採樟芝的冒險；或是採伐開路時遇見的台灣黑熊與巨蟒……這些床邊故事是施南洋童年的精神養分，也難怪他從小就愛上原木無法自拔。

他愛原木的溫潤、原木的氣味、原木揭槩的生命紋理；閒暇時他會拾一塊廠裡剖剩的碎料，打磨後望著每一面獨特細緻的木紋出神；在他們家工廠裡，即便是廢料也多是高級的針一級木，如紅檜或扁柏切割剩下來無法再加工的部分，就成了施南洋兒時的玩具，他會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數著上頭的木紋，辨識不同樹種間微妙的紋理與氣味的差異，然後興奮地跑去告訴長輩這是一棵七百年以上的扁柏。

在全面禁採針一級木之後，台灣紅檜跟扁柏的價格跟著水漲船高，許多人買不起原木建材，乾脆改用便宜的合板材與貼皮 DIY 傢俱；另一方面磚造及鋼筋水泥建築工法演進，那段時期台灣各地蓋出來的房子幾乎如出一轍：鋼筋灌漿紅磚外覆水泥貼磁磚、洗石子地板騎樓既是店面又可純粹當住家、拉下臨街的鐵門後整座房子成了堅固的堡壘，有沒有實木家具說真的，一般人根本不在乎。

木造房屋與傢俱大量減少使得製材業大多轉型或結束營業；施家曾祖父的木材事業，傳到祖父輩時又遇上了太平洋戰爭，祖父的雙胞胎哥哥充軍去了南洋，音訊全無再也沒有回來，託夢戰死南洋異鄉叢林裡，埋骨何方卻沒給個交代，說是會投胎再回施家，照輩分算下來應是第五個男丁。

到施南洋出生，長輩算一算這是第五個了，就起了個名叫南洋，從小不打不罵，所幸也沒因此驕縱紈褲，安分乖巧地長大，彷彿他本來就屬於這個家。

從醫院抱回來那天，大家歡天喜地在廠裡設宴慶祝，原本哭鬧不休的嬰孩，在撚香祭祖拜地官的時刻突然安靜了下來。

施家大小嘖嘖稱奇，沒看過這麼懂事的嬰孩，遇到祭祖拜神居然就不啼哭了，果然是曾祖父的雙胞胎哥哥轉世！但沒人注意到，小嬰兒是聞到了手工揉粉的頂級料香燃燒的味道，那神奇的馨香，讓他忘了以啼哭來抗議他人生初遇的混亂。

但在這製材家族裡面，不是人人都像施南洋一樣得天獨厚又有長輩緣，和他同輩的堂兄弟大多早早離開製材，原因除了產業萎縮之外，年輕人不願意被傳統綑綁的信念也是一大原因。製材或伐木業都亟需嚴謹的從業態度跟安全觀念，每天推著龐然大木在刀鋸間來去，只要稍微心不在焉就會鑄下大錯，因此師徒之間輩分清楚，即使是家族經營的工廠，一切都還是得聽製材師傅的指示，忤逆不得；堂弟施辛然就曾經因細故和老師傅大吵，憤而把棧板上裁好的一批木料丟進鍋爐裡燒了，老師傅為了搶救一塊板料，還差點延燒到整個工廠，施辛然被三伯親自轟出了工廠大門。

自此之後，能夠繼承這木材廠的施家第四代年輕人只剩施南洋。

愛穿鑿附會的親族們議論紛紛：全怪當初他這名字給算命師起得不好，「辛」是辣，又是枯柴，「然」又帶火，當然個性火爆，吃不了製材這碗飯。三伯也只嘆當初命名時，指望獨子能吃得苦中苦，但弄巧成了拙；祖父過世後三兄弟分了家，依照遺願，製材廠交代給老二主持，擺明了是要施南洋接這衣鉢，大伯的兒子學商，不願接家族事業，只雲遊四海，偶爾到國外幫忙尋材驗料。祖上辛苦打拚，累積了可觀的財富，但經過幾年的蕭條，苦撐著的木材同業大多搖搖欲墜，施家同樣也只能苦撐守成，不敢想望大富大貴。

收了廠的同業，有些就認了這行的極限：樹木總有伐完的一天。但許多人終生與原木為伍，不肯就這樣罷休，鋌而走險去幹盜伐的行當；被逮了也就認了，反正初犯最重才判五年，大多都關兩

年就假釋，若是得手最少也都數十萬到百萬之譜的鉅款；這就有點像是去搶很偏遠的銀行金庫，不但保全疏漏，且罪刑輕懲。

施南洋最近才知道：堂弟也開始做這勾當。

這個誤入歧途的弟弟啊！施南洋一想到兒時一起跳儲木池滾浮木、爬原木堆掏蛇抓老鼠的堂弟，竟然起了家中長輩最忌諱的貪念：祖父的訓斥言猶在耳，施家是有合法執照的伐木班，只伐該伐的木材，絕不恣意貪取。從以前伐木時期，只要是運下山要進廠裡的每根木頭上面，都會有林務局的烙印跟自家公司行號的鋼印，證明這是磊落清白的行當。

施家自己在山區也有一甲由政府獎勵的造林地，從禁採後才播下的杉苗，到現在造林近二十年了，大腿粗細的稚樹根本無法拿來製材。

伐木者最不齒盜伐的山老鼠，因為太清楚一棵千年良木只要半個小時就躺平。